

# 初秋帖



如是我見  
李丹崖

黃昏時分，晚飯花沿着院牆，開得汪洋恣肆。這種別名「晚茉莉」的小花，姹紫嫣紅，枝葉披紛，在夕暉裏，黃土牆也被映照得有了些許紫意。

這是故園的秋色一抹。此刻，院子裏，紫意盎然。母親種的茄子亦紫亦墨，這樣的茄子，可以摘下來做茄夾，亦可剁碎了用來包茄餃子。院子足夠大，母親還種了兩籬紅薯，紅薯葉的葉梗亦是紫的，這樣的葉梗掐下來，用水焯熟，來炒肉，用江南蔬菜的滋味，這算是我的「薯籬之思」。

絲瓜花開了一架，青青的絲瓜，趕在立秋這幾日來吃，削了皮，用來炒雞蛋，或是做成絲瓜湯都是不錯的選擇，再過幾日，絲瓜就老了，過了立秋日，各色植物似乎都在加速成熟或日老化的進程，比如絲瓜，再吃，就澀感重了，甘甜漸失，令人嘆息。

絲瓜架上的蝸蠅卻叫得歡。老話說，立秋之後，還會燻熱十八天。蝸蠅在這樣的初秋，正叫得歡。對於一般的青碧色的蝸蠅，立秋之後，背上的發聲器也不那麼有勁兒了。絲瓜花是牠們補充能量的絕佳食物，尤其是在清晨或黃昏，露降下來。牠們會像蟬一樣，垂緜飲清露，日月之輝下，加緊唱着自己的「過過過」聲，這就是牠們對待季節的豁達，不管是青澀，還是成熟，不管是燻熱，還是寒涼，總要經過，經過就可以了。

印象中，有那種紫色的蝸蠅，通體的紫，類似於鈞瓷的那種紫，這樣的蝸蠅是可以過冬的。秋天，對於牠們反倒是最美的韶華。牠們吃着絲瓜花、南瓜花，在絲瓜架上，在蝸蠅籠裏，歡快地唱着，與青碧色的蝸蠅的叫聲相比，有一些「一代新人換舊人」的意思，紫色的蝸蠅，是秋日裏的新聲代。

棗樹的葉子細碎如馬牙，在月光下看，青棗是呈現銀白色，漸紅的棗子又有了一些古銅色的感覺。月光下觀棗子，棗香一片，清芬滿園，讓人想起《水滸傳》裏的英雄，吃的依稀就是這樣的棗子，就是的甘甜的米酒。怪不得，他們拿酒來解渴，拿棗子來當下酒菜，有一份豪情在裏面，也是在享受這個季節帶給他們的恩典。

喜鵲落在棗樹間，也不叫，零星的偷幾口嘴，唯恐院子裏的主人發現，也有不湊巧的時候，啄着啄着，一顆棗子落下來，主人抬頭一望，呦呵——趕緊咋呼着去趕，發現是喜鵲，亦不爆粗口，口中念着：喜來棗，喜來棗……心中快意無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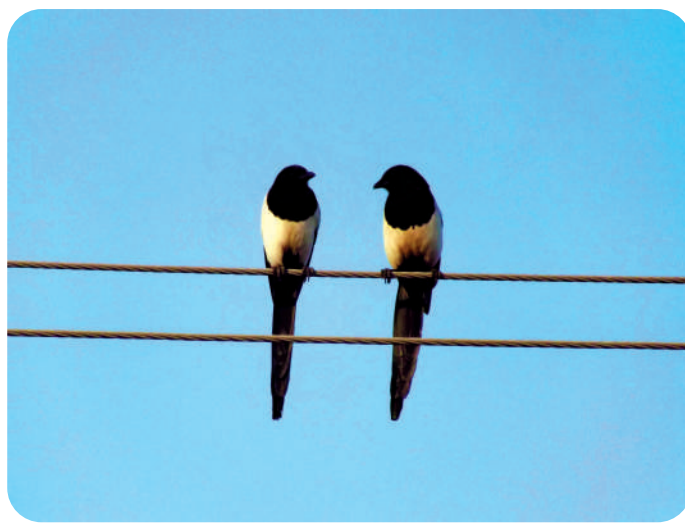
愛吃棗子的不光有喜鵲，歐陽修亦愛食棗子。他寫下的關於棗子的詩句何其多：「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實，磊落韓嫣黃金丸。」「烏銜棗實園林熟，蜂採檜花村落香。」「紅棗林繁欣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

入了秋，讀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讀到這樣的句子：「立秋日，滿街賣秋葉，婦女兒童輩，皆剪成花樣戴之。是月，瓜果梨棗方盛，京師棗有數品：靈棗、牙棗、青州棗、亳州棗。雞頭上市，則梁門裏李和家最盛。」

雞頭或是芡實吧，又稱「雞頭米」，在秋日，芡實與雪梨同熬，再加入一些枸杞和大棗，燉成羹，堪稱藥膳，是滋養的好湯羹，亦能潤肺。三年的疫情過後，是該好好養養肺了。

秋高氣爽，白雲悠悠，不管是白日看，還是夜晚看，景色都是美的，呼吸吐納在這樣的天地間，空氣裏似乎又甜絲絲的香氣，這香氣，可能來自院子裏的老南瓜，也可能來自晚開的群花，也可能就是這個季節該有的氣息。

戀着這方秋景，最喜歡款款秋滋味。



# 互訴衷腸



市井萬象

北京密雲區，電線上的兩隻喜鵲面對面似是在互訴衷腸，進行情感交流，這樣的畫面甚是令人感動，看起來，牠們多麼像一對恩愛的情侶呀！

圖、文：張亮亮

# 那些花兒



君子玉言  
小 杏

終於來說說那些花了。

北京悶熱難耐的酷夏，待遇堪比人類的唯有這些花實實了。每天一進門，先打開電扇對着陽台的花草吹。兩部電扇，每晚負責清風直供，整夜整夜吹，享受的對象，只是花。

若以在心目中家中崇高地位來看，這傢伙值得書寫；若以花實的模樣，實在沒有可資圈點的資本。親友評說「心血夠多，成果不彰」。不是花草本身的顏值問題，在我看來，綠葉有綠葉之美，繁花有繁花之美，青苔、藤蔓亦各有其美，顏值都扛扛的。但單說自己養的，真的要鼓足勇氣，硬着頭皮講故事。

我「銀養」的花，盆盆罐罐不下二十幾盆，種類有：綠蘿、紫羅蘭、吊蘭、油畫吊蘭、銅錢草、太陽花、繡球、多肉、仙客來、長壽花、風雨蘭、發財樹、文竹……之前有過大花蕙蘭、藍雪花、山烏龜，諸多號稱皮實好養的花草，不幸over了。養花的故事，堪稱一部辛酸「血淚史」。可以說，除了綠蘿，每個花寶貝都折騰得我不知所措，無可奈何。

最折騰人的寶貝當屬多肉。話說甫從香港回來，見家裏多了幾小碗多肉，迷你玲瓏，秒愛！遂處處留意起多肉。與LJ弟餐會，一眼瞄準桌上那一小盆拼盤式多肉，輕輕一摸——是真的、活的。這頓飯都沒吃好，眼睛老是不自覺瞟向多肉。LJ弟看出我的心思，臨走問班班可不可以贈送這盆多肉，兄弟是老相識，人家痛快地答應了。高高興興捧着多肉回來，一通拍照，一一辨識各種肉肉的名字：若歌詩、虹之玉、虹之玉錦、藍石蓮……個個名字如詩如畫，叫人不知怎樣稀罕才好。下載了若干養花APP，惡補養花知識。今天擺茶几上——看網上說怕光照不夠；明天換到陽台上，又看到養花專家說要通風……不厭其煩。真是含在嘴裏怕化了，捧在手裏怕摔了，不知怎樣寶貝她才好。

但好景不常，一個月後發現多肉開始掉葉，網上尋醫問計，一一實施，仍未能止住其凋零勢頭，眼見着一株一株只剩下光桿……痛思可能是澆水多了。再見LJ兄弟，問起來，一臉鬱悶。兄弟又問人家請了一盆，這次克制蠢蠢欲動的澆水衝動，心裏一再默念：「不要手欠，手欠就剝」，結果沒多久，肉肉又開始一株一株萎靡，這小傢伙到底想怎樣呢？

及至在Stanford校園偶然發現一片仙人掌公園，各種多肉長成參天樹木、長成叢叢灌木，開着新奇又漂亮的花。還曾遇到有新人在這裏拍婚紗照、一家人來拍全家福。而這片地方，土壤乾旱得快成沙漠了，太陽沒遮沒攔直射，而一片蓬勃長勢讓人好生驚奇。後來又在卡梅爾小鎮沿途和海灘上、Capitola小鎮的鐵軌路基邊，看見漫山遍野的仙人掌，匍匐在沙灘上，有的葉尖曬得紅紅的像頂着一朵花，有的開出粉色黃色的小花。最重要的，她們統統沒人管，完全是野生的。雨來了就淋雨，大太陽暴曬就暴曬，晝熱夜冷就任其乍寒乍暖。隨便掐下幾株，隨便插在庭院、草坪，逢乾乾就旱着，逢連陰雨就水裏泡着，結果撲啦啦長得凌厲熱烈。

回老家時，姐姐拿來幾株繡球，隨手扦插在天井的花盆裏，也給我拿了幾株。今年再回家，發現母親天井裏的繡球已經長得很大了。而我那幾株都不好意思說——專門買了新花盆供着也不行，養了一陣花盆俱空。偉寧家小院裏太陽花瘋了，連地磚縫都拱出來小花頭。剪下幾株回來種花盆裏，個個莖頭搭腦沒精神，更甭說

開花了。

由此得出結論：花草終究是屬於天地的。人類任何的厚愛，終抵不過天地給予她的自在。

但養花的熱情絲毫不減，網上看看喜歡的總忍不住下單。花架、花盆、花肥、花土、花藥、花籽今天兩個明天一袋，投資成本與日俱增。至今，LJ兄弟已經幫我請了六盆多肉，完好無損的只有一盆新請來的，其他都七零八落了。從Stanford摘來的蓮花掌和黑法師，本來長勢不錯，中途生了介殼蟲，把花啃得直咧嘴，灑了小白藥後蟲子消失，尚在恢復中。繡球花在母親的花盆裏連根挖來兩株，目前健康成長。仙客來蒞蒞閃送兩盆，來時花開正艷。養着養着就不開花了，好吧，夏天休眠。再養養，其中一盆就game over了，好像是悶根了。另一盆還可以，但不見花開。至於風雨蘭，人家都說怎麼怎麼好活好開花，咱這幾盆都沒啥動靜，不開花也不長苗，挖出來看球根還好，也許也在休眠吧。

為降低風險，同樣的花草分養幾個花盆，家裏放一盆，辦公室放一盆，第二辦公區放一盆。希望總有一款地方被花寶貝鍾意。

養花是件小事，但這小生靈卻給了一個巨大的世界。江山幾杯酒，千秋一壺茶；心中多少事，俱付眼前花。每天伺候她們，她們治癒着我，樂此不疲。

# 話說取名



自由談  
李億君

以前的年代，有些父母重男輕女，從女孩子的名字便可看出端倪。所謂端倪是指父母親的思想觀念和心態；生個女兒隨便給她取名查某（閩南話女人的意思），可想而知那狀況是怎樣的。輕女心態表露無遺。而那取名帶弟，或帶娣的呢？則是：「這次生不到兒子，下次吧，準會帶個弟弟來。」

當然，女孩的名字也不全都是乏善可陳的。反之，有些還真的一派富貴氣，而且寓意深遠。比如我的家婆，她姓黃，單名，一個貴字。坦率、直接，心意一目了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感覺女孩生來命薄，為人父母的心裏終究是有些歡意和憐惜。因此希望女兒長大後命好一點，不奢望華貴，也不至於太貧賤。

又比如我母親，也是姓黃，名

歡容。果然名如其人，不但性情溫和笑口常開，還終日歡歡喜喜的。我總覺得是母親的名字取得好，給人一種很生活氣息的感覺，而且是洋溢着的，所以她沒脾氣而有威嚴，而那威嚴又是那麼的明朗。她摯愛人生，自覺得人生充實。其實她的世界是貧瘠的，數十年如一日過着極其清貧的日子。但她摯愛人生的一切，以極簡單的態度去生活，所以她能活出那麼快樂的人生——歡容歡容，一叫就讓人叫了幾十年，怎能不名正言順了呢？

雖然名字不過是一個符號，可是總也得要花點心思吧。現在為人父母的肚子裏墨水是有，而且也不再重男輕女。故此給女兒取名，使用的字也就越來越文雅。

有時想，名字之為物，是符號亦是觀念，或許着重的正是因襲傳統。由此而想到西方國家的人名，哪有什麼創意可言，都是現成的。像買菜，你只有選擇買與不買，是不太可能有創造的喜悅的。

到西班牙當天，就誤打誤撞地去了馬德里舊皇宮，它離我住處不過五分鐘。這座宮殿輝煌極了，是歐洲三大皇宮之一，旁邊就是舉世聞名的皇家歌劇院和聖母大教堂，我竟把它誤認作是舊市政廳廣場。喚我糾正認知的是隨處可見的堂吉訶德巨像——堂吉訶德是西班牙的驕傲，在西班牙不管身處何地，你很難錯過他。

見到堂吉訶德本不足怪，但有趣的是這裏還有他夢中情人杜爾西內婭的浮雕。杜爾西內婭是誰？讀過《堂吉訶德》的都知道，他是這位破落騎士的夢中情人，臆造的。

在作者塞萬提斯時代，騎士制度已經沒落，但沉迷其中者仍然不少，他寫這本小說諷刺騎士喚醒眾人。此前中世紀時整個歐洲就是個火藥庫，那時尚無現代歐洲國家，各小邦國甚至城鎮間征戰不斷、殺戮不停。當年皇室和貴族實行長子繼承制，餘下的兒子不願做工務農，就習武鬥勝，沒處搶劫時他們就互相勾引同儕的婆娘。這種習俗被美其名曰為騎士制度。

堂吉訶德是個破落鄉紳，既沒武功也沒

# 堂吉訶德的女神



域外漫筆  
海龍

文才但空有一腔騎士夢。騎士要有武器和隨從，他沒有。家裏找件破銅爛鐵矛就出征了。結果到處碰壁被揍得鼻青臉腫狼狽回家。首戰即敗北的他卻仍然沒有夢醒，二次出征他騙上鄰居窮農夫桑丘作侍從。一路逡巡荒唐，拿風車當巨人、把旅店當城堡、將羊群做敵人，打官差、放惡囚，自己最終差點沒喪命，被人裝籠子送回家去。這老匹夫仍不甘心又逃出歷險。最後屢屢被騙被暴揍，結局是憂鬱回家臥病在床，到死才明白自己患上騎士夢幻絕症的危害。

整部作品滑稽突梯嬉笑怒罵，既諷刺騎士制度也弘揚西班牙民族精神，充滿了含淚的笑和含笑的淚。其中最讓人忍俊難禁的是堂吉訶德老爺子的女神情結。

前面說過，騎士精神不只要會打仗和行俠仗義，擁有並效忠一個美麗的心上人也是它的硬件和標配。這可難壞了這老光棍：一生不近女色的他必須有個貴婦人和偶像。他的想像力有限，大都是從騎士話本中尋來的；於是，他把目光停駐在了鄰村姑娘。

她乃一平凡村姑名叫阿爾東沙·羅任索，平時主業營生是餵豬，腌豬肉也算是把好手。雖跟美麗沾不上邊，但她性格潑辣嗓門高，據說身強力壯幹活兒比得過壯漢。這樣一般人都不敢恭維的奇女子卻成了堂吉訶德眼裏的公主和貴婦人。他宣布效忠她並將她命名為杜爾西內婭，按照騎士道規矩，被他打敗的人都要向貴婦報到服輸並效忠她。幸運的是，堂吉訶德幾乎沒有打敗過誰，所以這「杜爾西內婭」沒受過啥報到騷擾，堂吉訶德老爺子貴婦夢竟沒露過餓兒。

如此，一個鄰村養豬姑娘在堂吉訶德眼



▲堂吉訶德的女神杜爾西內婭浮雕。作者供圖



▲原野上的花。作者供圖

中幻化成了女神。後來，杜爾西內婭在西語中漸漸衍化成了「白日夢」的代名詞。有趣的是，堂吉訶德的跟班桑丘是個精明鬼和現實主義者。他倒很會配合主子的白日夢。一會兒「公主娘娘」一會兒「杜爾西內婭娘娘」一會兒「美麗的王后、公主、公爵夫人」，把堂吉訶德老爺子哄得五迷三道。即使這貴婦人杜姑娘經常露餡現出村姑粗鄙原形，他會幫着主人圓謊，把這些說成是魔鬼的捉弄或命運的考驗，讓堂吉訶德老爺子抵死不淪地崇拜自己的女神，將故事進行到底。

雖然這本書的目的是諷刺騎士之愛的荒誕，但他的白日夢寫得確有趣招人讀。西班牙人自古奔放着善用幻想，開朗熱烈成了其民族性，堂吉訶德就成了西班牙民族精神的化身。他們浪漫、不着邊際的想像力和熱情，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和野心夢幻成就了國運。不然，世界上有哪個國家肯支持一個白日夢者哥倫布去發現那遙遠天邊不着邊際的新大陸？沒想到，他們下注下對了；一本萬利。